



关于小绿汁，关于易门铜矿，那些讲不完的故事，留存在历史的长河中。恒久而持重，有着黄铜一样的质地。在舞语里，绿汁江是由“潞丝啦”演变而来，意译为“石壁陡峭的江河”。目光，从平缓清澈的水面往上移动，绿汁江两岸，石壁陡峭，泛着金属耀眼的光泽。江底的水，与两岸的山，是完全不同的气质。二月的水流，舒缓平静。两岸的山，却不受季节的影响，天阴天晴，雨季旱季，千百年来，一样陡峭耸立。生得威猛一些的，横切面，呈现出刀口一般的锋利。

水养山，山亦养水。山水，共同养育的却是生活于此的人们。有了人，便有了故事。

绿汁镇很小，但是，在当年，它的繁华，是被老一辈矿工说起来，就甚为骄傲的地方。它是中国近现代工业革命一个无法绕过去的历史坐标。绿汁江畔，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一代矿山人，他们所书写和讲述的故事。绿汁江的水一样，源远流长。在小绿汁，故事的底色呈现出金黄，泛着金属的硬度，厚实而有重量。

对于第一代矿工而言，小绿汁并不是他们的故乡。但是，并不影响他们在这里生长出许许多多的故事。更不影响他们的子女成为矿二代、矿三代。一个故事套着另一个故事——江畔、矿山、医院、学校、专家楼、小绿汁电影院……矿坑里开采铜矿的工人，给矿工们做手术的医生，绿汁电影院放映的一场电影……

历史还要往前再推移，故事开始的时间，比我们眼前看到的厂房、街道、专架楼、电影院还要早。

易门矿区，是云南省古老铜矿区之一，开采历史悠久。据《重印李修云南通志》及清乾隆《续修易门县志》记载，这里的铜矿开采，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就已有一定规模。自明、清、民以来，几经兴衰，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

为满足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1952年11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在矿工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央重工业部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易门铜矿”。1953年1月，在303勘探队卫生科，大陈和大金既看门诊，又做手术。两人不分彼此，配合默契，矿上的医生和患者，都习惯称他们为“金陈”。

1953年下半年，卫生科购置了一些医疗器具，其中还有一台捷克斯洛伐克的手提式光机。一位职工家属就是通过X光机器，及时发现了结核性心肌炎。

1954年，卫生科从江西搬到江东的山字型建筑中，总共有300平方米。

卫生科旁边，是学校。再后来，从重庆、武汉等地医学院分来一些毕业生，矿山的医疗队伍逐渐充实壮大。

1956年，大陈利用到母校上海仁济医院进修的机会，选修了普外、骨科、妇产科、泌尿、五官科等。学业完成，本可以留在上海，大陈再次选择了离开，回到了绿汁镇。

这片土地是他的生命的第二家园，他挚爱着绿汁镇。绿汁镇，关乎着中国近代重工业发展的未来，也关乎着生活在矿区的几万人的生命健康，他们健康了，矿区才能磅礴发展。

大陈原本是有机会调到省冶金局昆明局卫生处工作的，他拒绝了。面对领导的关心，大陈只说了一句朴实而有重量的话：“前些年耽误了时间，我要把有生之年献给矿山。”

2015年10月17日，大陈和大金回到母校，参加上海圣约翰大学第11届世界校友联谊会。大陈站在人群中，满头银发。他的身后，也大多是满头银发者。能让时间老去的，只是身体，也唯有身体。信仰、精神、力量，以及初心，是不会老去的。大陈站在人群中，拍了一张照片。脸庞上，他的法令纹更深了，两个大眼袋上面的眼眸，却笃定坚贞。这一天，大陈和大金，两位相伴了半辈子情同手足的兄弟，搀扶着合影。照片中，越过镜头，他们望向远方。远方有多远？在他们的心中，小绿汁就是最远的远方。抵达小绿汁，便到了。照片中，这两个来自大上海的高材生，老了，仍然有着温情而硬朗的面部线条。

这些泛黄的老照片，叙述着一代矿医的一个个故事。背着药箱的大陈，戴着博士帽的大金，和儿子一起回到小绿汁的大陈，握着话筒讲话的大金，给医生们上解剖课的大金，和妻子范丽姝白头偕老的大金……一张张老照片，讲述着一代矿医一个个鲜活的故事。

303勘探队职工医院较早的一张合家欢，拍摄于1956年3月的某一天，15位穿着白大褂的矿医，他们是陈纪勋、金景新、罗德寿、吴海乾、张志坚、彭祥、张佩英、杨国华、刘曼丽、魏慕云、李庚丽、沈正芳、杨惠馨、米月华、郑素丽。

这是一张合家欢的背景，是一面土壁墙。前排的女医生，戴着护士帽，清一色的方口布鞋。后排的男医生，身板挺直，眼眸泛光。其中的一个医生，戴一副黑框眼镜，一缕黑发，被风扬了起来。从儒雅的姿态，可以看出，便是大金。站在大金身旁的大陈，面带微笑，有着一双含情脉脉的大眼睛。

绿汁江畔，木棉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

像大金和大陈一样，这些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建设者们，把一腔热情留给了小绿汁。他们在小绿汁生根发芽，开枝散叶。形成了独特的矿区文化。矿腔，就

## 那黄铜一样耀眼的光芒

赵丽兰

医务人员为来自双柏的一个患者成功做了膀胱结石术。这是303勘探队卫生科所做的第一例手术。由于医疗条件有限，医务人员用纱布把手术室四周围起来，就是手术室了，放一张木床，就是手术台了。消毒设备是把一个瓶子吊在房顶，利用虹吸效应，进行洗手等消毒。如此条件下，他们却成功完成了手术。一个简陋房间里、几个医生、一张床、一个瓶子，足够了。至于其他，是精神的力量，或者说初心使然，庄严而又朴素。

在303勘探队卫生科，大陈和大金既看门诊，又做手术。两人不分彼此，配合默契，矿上的医生和患者，都习惯称他们为“金陈”。

1953年下半年，卫生科购置了一些医疗器具，其中还有一台捷克斯洛伐克的手提式光机。一位职工家属就是通过X光机器，及时发现了结核性心肌炎。

1954年，卫生科从江西搬到江东的山字型建筑中，总共有300平方米。卫生科旁边，是学校。再后来，从重庆、武汉等地医学院分来一些毕业生，矿山的医疗队伍逐渐充实壮大。

1956年，大陈利用到母校上海仁济医院进修的机会，选修了普外、骨科、妇产科、泌尿、五官科等。学业完成，本可以留在上海，大陈再次选择了离开，回到了绿汁镇。

这片土地是他的生命的第二家园，他挚爱着绿汁镇。绿汁镇，关乎着中国近代重工业发展的未来，也关乎着生活在矿区的几万人的生命健康，他们健康了，矿区才能磅礴发展。

大陈原本是有机会调到省冶金局昆明局卫生处工作的，他拒绝了。面对领导的关心，大陈只说了一句朴实而有重量的话：“前些年耽误了时间，我要把有生之年献给矿山。”

2015年10月17日，大陈和大金回到母校，参加上海圣约翰大学第11届世界校友联谊会。大陈站在人群中，满头银发。他的身后，也大多是满头银发者。能让时间老去的，只是身体，也唯有身体。信仰、精神、力量，以及初心，是不会老去的。大陈站在人群中，拍了一张照片。脸庞上，他的法令纹更深了，两个大眼袋上面的眼眸，却笃定坚贞。这一天，大陈和大金，两位相伴了半辈子情同手足的兄弟，搀扶着合影。照片中，越过镜头，他们望向远方。远方有多远？在他们的心中，小绿汁就是最远的远方。抵达小绿汁，便到了。照片中，这两个来自大上海的高材生，老了，仍然有着温情而硬朗的面部线条。

这些泛黄的老照片，叙述着一代矿医的一个个故事。背着药箱的大陈，戴着博士帽的大金，和儿子一起回到小绿汁的大陈，握着话筒讲话的大金，给医生们上解剖课的大金，和妻子范丽姝白头偕老的大金……一张张老照片，讲述着一代矿医一个个鲜活的故事。

303勘探队职工医院较早的一张合家欢，拍摄于1956年3月的某一天，15位穿着白大褂的矿医，他们是陈纪勋、金景新、罗德寿、吴海乾、张志坚、彭祥、张佩英、杨国华、刘曼丽、魏慕云、李庚丽、沈正芳、杨惠馨、米月华、郑素丽。

这是一张合家欢的背景，是一面土壁墙。前排的女医生，戴着护士帽，清一色的方口布鞋。后排的男医生，身板挺直，眼眸泛光。其中的一个医生，戴一副黑框眼镜，一缕黑发，被风扬了起来。从儒雅的姿态，可以看出，便是大金。站在大金身旁的大陈，面带微笑，有着一双含情脉脉的大眼睛。

绿汁江畔，木棉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

像大金和大陈一样，这些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建设者们，把一腔热情留给了小绿汁。他们在小绿汁生根发芽，开枝散叶。形成了独特的矿区文化。矿腔，就

## 蝴蝶的诉说

(外二首)

徐虹

渴望去叙述一处洁白的雪  
把心事 告诉不懂事的孩子  
仿佛湖水对一群白鹭的期待  
放飞辽阔与苍茫  
春 一伸出舌头  
山河俱振 绿光闪烁  
一株草 让灵魂洞返乡  
一道闪电 让时间在惊雷中  
改变隧道 布满  
阳光的味道

曾有过幻想 让大火点燃天空  
用洁白的桂花 构筑星辰  
而我是一个拎着水瓶穿过黑夜  
给一颗颗星星浇水的人  
我一贫如洗  
不怕 暗中有刺  
我幻化为蝴蝶  
只为运输花香和晨曦

飞翔是我的宿命  
无法停歇  
爱着寂寞的事业  
早把自己交给雪花  
宠爱悲欢融入天地  
只留一串串清澈纯粹的歌谣  
在星辰之间广为流传

搭棚远眺  
一群群的小蝴蝶 闪着亮晶晶的眼  
在云的背后 飞来  
她们在寻找山外的光  
我停在一棵树上  
隐藏起伤口  
取出一些药材还有诗歌  
交付给天空

夜色包围  
我的影子终将隐入大地  
而晨曦 正从远方匆匆赶来  
把自己藏进梅里雪山  
怀抱星辰  
让干净的风  
风干我绚丽宏阔的梦想

### 洋芋花

有雾的日子  
也不会迷茫  
在故乡的山坡上  
谦卑而温柔地  
向着阳光  
饱满心事

日夜醒着  
用芬芳的声音  
照料着村庄  
在风里雨里  
摆出最优雅的姿势  
点亮  
清寂的大山  
用牙咬住远行的裤边  
留住水声和庄稼  
如同农家的女儿  
用一双巧手  
将贫瘠的岁月  
烘培得活色生香  
将心事隐藏在土地  
汲取暗的光芒 生的力量  
等待远方的手  
掀开沉重的大门  
骑着光 远行

### 松茸

一片一片  
洁白的盘子 翻卷洁白鲜嫩的心事  
一滴一滴  
涉江而来的歌声 打湿了舌尖上的月光  
松香举着草帽 不敢停歇  
在七月雷声的催促中  
穿过雨雾、晨晖 泪与痛  
星辰低落的愿望  
痴痴地交付人间  
在芬芳中 冒险出击  
用通体洁白的长矛  
抵御暗淡阴险的死敌  
护佑生灵

## 漾濞古道

(二首)

常建世

马  
成批结对  
奔忙于  
丝绸、茶叶、瓷器  
琉璃、宝石、翡翠  
古道上，风雨里  
生命被命运  
高一脚低一脚  
踩成蹄印

路  
博南古道的开篇  
蜀身毒道的段落  
深深浅浅  
写满了悲欢  
喧嚣过也罢  
沉寂了也好  
尚存的 都是千年马帮  
典当生命的凭据

## 如诗如画苤菜坝

杨清舜

未见其景，先闻其名。文友告诉我有一个叫苤菜坝的地方非常美丽，仿佛就是人们所说的世外桃源。还说那里有美丽的草山、湿地、森林，很多人都还没去过。所以，当我从一位朋友拍摄的苤菜坝风光照片中感受到这个地方的美不寻常，于是决定去看看。

正值夏天一大早，我与朋友驾车沿着蜿蜒的公路驶向苤菜坝，一路上到处是绿色，伴着轻轻飘起的雨而来的雾在山间流动，让路旁的风景如梦如幻，远处的村庄在云雾中时隐时现。过了那个叫大香树的村庄不久，我们的眼前出现了大片大片的草山和东一片西一片的树林。那些绿草皮和树林像大地的肌肤，南国的风光与北方不同，整个草地只有两种色彩，或绿或黄，延绵轮回春夏秋冬的神韵，转过一个山包，一户人家的绵羊争先恐后地从圈里冲出来，以扇形状从山坡上向下快速蔓延，山坡上立即变得生动起来，一阵阵“咩咩咩……”的叫声，在天地间回响。

再往上走，树林与草山不断地在眼前出现，牛马东一群西一群地在阳光下吃草；树林上泛起一层亮光，展示着逆光之美。天上的云如流动的羊群，如奔跑的棉絮，如流动在水中的鱼，千变万化；路边的小溪在高山间轻轻流淌……车在半山停了下来，我们顺着山坡从一条小路向前进发，跨过林间的小溪，再顺着一个山坡向上走，很快便眼前一亮，看到前边有一片开阔地。小溪从树丛中流来，在那里形成一个水塘。从高处往下看，小塘就像一只深邃的眼睛，深情地与天空对视。走过这片开阔地，穿过一些树丛，前边出现一片更开阔的湿地，小溪闪着亮光从远处流来，丰富的水草绿茵茵地在小溪旁，湿地的两侧，成片成片的古树林，展示不屈的英姿，或如伞撑起一方风景，或以瘦瘦的影子立起傲骨；或以干枯的枝条，在风中讲述岁月……

为了看到湿地的全景，我们匆匆向着西侧的山坡高处走去。随着站立的位置升高，我们逐渐看到了更美的风景。湿地在我们眼前就是一个小坝子，在树林中伸向远方，远处却被树木所掩藏。近处是大片的草地，明亮的小溪如玉带般在湿地间弯来弯去，线条简洁而明快。西侧的湿地上，几匹马正在埋头吃草。稍远处的右侧湿地上，有一群水牛，它们有的正在低

## 夏日渐浓

段映竹



难得骑车出门，天气晴好着，风吹来旺盛的气息，我忽地醒悟，是了，都夏天了。

街道明亮极了，泛白的阳光照着花儿，地面上的是杂色的，树上的蓝紫色的，风铃一般的，熙攘着的，安静的花。

它们太安静了，几十树繁茂的花朵竟然不发出一丝声音。我有些不自在。

是太热了吧，我意识到自己还穿着长袖的外套和绒质的裤子。屋子里的光线是暗的，气温的升高也不那么快，久不出门，我竟被甩在了季节的身后。

有风吹来，带给我这不合时宜的人一丝慷慨的清凉。而那些花儿们依旧沉默着，一串串不会响的铃铛。

我注意到花下有许多人，或观赏，或拍照，或蹲下身捡拾落下的花朵。

我于是想起，我也曾捡过那样的花朵，在暴雨之后无人的街道上，我仔仔细细在每棵树下挑选没被打破的花，从那些蔫了、变色了的零落中，翻找出几朵仍然蓝得清澈的幸运儿。手指渐渐沾满雨水，



本报美编 王超 制图